

古画中的幼童玩些什么？

中国古代的孩子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也没有各式各样的电子玩具，那么他们的童年都玩什么呢？其实，他们玩的游戏一点也不比今天的乏味。当时还有一些画家，细心观察孩子的一言一行，留下了许多生动传神的婴戏图。通过这些古画，来学学如何过一个中国古典艺术范的儿童节吧。



群婴斗草图

在古代，可以说处处都是孩子的游乐场，孩子就是在大自然的摸爬滚打中长大的。宋代画家苏汉臣有许多传世的婴戏图，描绘的都是儿童在庭院里嬉戏的画面。比如最著名的《秋庭婴戏图》，两个孩子头抵着头，盯着鼓凳上的东西，他们究竟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呢？答案是——推枣磨。这种游戏在古代风靡很久，在婴戏题材的画作中也常出现，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玩法是这样的：

取鲜枣三枚，一只横切去半，让枣核露出，再用三只竹筴插在剩下枣肉上使其鼎足而立。最后寻一根细长的竹篾（竹子劈成的薄片），两端各安一枚红枣，置于枣核上。玩时找到竹篾的中点，维持微妙平衡，以手水平推动

一端，则竹篾端的枣旋转如飞。两颗红枣相互绕转，形似推磨，所以取名“推枣磨”。这种游戏所用到的枣、竹篾都来自于大自然。同时，推枣磨和时令关系密切，能让孩子在游戏时获取节令知识。从苏汉臣的《秋庭婴戏图》及仇英的《婴戏图》中可以看出，用来游戏的枣呈黄绿色，上有红色斑纹，可推测所用的枣是冬枣，因此，推枣磨的游戏大多在深秋或初冬进行。

古代能接触花鸟树木的儿童游戏有很多，比如经久不衰的斗草。斗草玩法有很多，有“文”有“武”。“文斗”就是去找各种花花草草，看谁找到的品种最多最奇葩，而且都知道名字，就算赢，如果能找到一种大家都不认识的花，简直可以当上孩子王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，宝玉生日那天，小丫头去摘花草玩，玩的是升级版的“文斗”，说出的花草名字不光要字数相对，还要工整对韵，和对对联对诗一样，是一种文雅的游戏。做游戏的同时还能学到植

花花草草都是孩子的心头爱

物知识、文学知识，可见古代早就践行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了。

“武斗”则简单粗暴多了，比赛双方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，然后相互交叉成“十”字状并各自用力拉扯，以不断者为胜。清代画家金廷标的《群婴斗草图》画的就是十个孩子在田野里斗草的情景，他们动作神态各异，有的正全神贯注拉扯草，有的则正在“备战”，有的正从篮子里掏出必胜的“秘密武器”，引得旁边的孩子争相围观。

竹马戏是我国古代最为常见的儿童游戏之一。它是模仿成人骑马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游戏，具体玩法是将一根短竹竿放在胯下，一手握竿的前端，使其后端拖地，另一只手作扬鞭状，向前奔跑模仿马奔跑。竹马戏在古代极

为普遍，李白有诗说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”，成语“青梅竹马”和“两小无猜”就是来源于此。

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中出土的一幅砖画，内容正是儿童骑竹马，这幅砖画可能是最早的关于这个题材的图像。敦煌晚唐第9窟的东壁门南的一幅壁画，描绘的是礼佛的场景，其中一位贵妇人的右下侧画了一个身穿红色花袍的小顽童，他胯下骑着一根竹竿，一手举着一根带叶子的竹梢，作为马鞭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竹马戏又有了玩法上的升级，比如清人所绘的《婴戏图》，六个儿童正在模仿戏文中状元游街的内容，一个儿童扮演状元，身穿红色长衫，头戴状元帽，手握马鞭，胯下骑着竹马。

古代儿童热衷于和自然界的各种动物“打交道”，宋佚名《冬日婴戏图》画的是姐弟俩“撸猫”的场景，只见姐姐拿着彩旗，弟弟用极细的红线提着一根孔雀毛，引逗小猫。小猫虽与他们隔有一段距离，可是眼瞳望向姐弟俩手里的玩具，知道是好玩的玩具，举爪欲扑，似乎把弟弟吓着了，赶紧躲在姐姐身后。

苏汉臣的《婴戏图》中还有两个儿童抓蝴蝶的画面，栩栩如生。不过搁在古代儿童眼里，像扑蝴蝶、掩麻雀、捕蝉、招猫逗狗这些都是小儿科，他们玩的路子相当野，连蛤蟆、蜘蛛、蝙蝠等等也都是他们的“好伙伴”。

玩宠物，他们的路子相当野

钓骆驼是唐代儿童经常玩的一种逗昆虫游戏，一般在春天玩，那时大地苏醒了，下面蛰伏的虫子也醒了。明明是昆虫，可为什么叫“钓骆驼”呢？原来古代儿童玩的这种虫子叫“颠当”，是土蜘蛛的别称，因为它的背部和驼峰相似，所以江南一带的儿童叫“钓骆驼”。一群小孩子围坐在一起，一边用细草捅“颠当”藏身的地穴，一边叫喊着“颠当出来”，不一会儿就见草微微在动，爬出来一只红色的小虫

子，这就是钓骆驼了。

宋代苏焯（苏汉臣之子）的《端阳戏婴图》画的是孩子玩蛤蟆的场景，其中俩熊孩子逮住一只癞蛤蟆去吓唬人，另外一个孩子坐在地上抱头不动。冷枚的《百子图》上也有类似场景，孩子们有的蹲着，有的趴在地上，正在围观一只蛤蟆。宋代王居正的《纺车图》描绘的是农村妇女的户外劳动，仔细看，在画面的最右侧也出现了一个熊孩子，这娃正席地而坐，手里拿

着木杆，杆上用细线拴着蛤蟆的一只脚，画面左侧的汪星人大约也是被这只小蛤蟆吸引了，正扭头要跑过去。

因为苏汉臣在婴戏图领域的成就，现在很多命名为《婴戏图》的画作都归到了他的名下，比如有一幅婴戏图，画中最右边一个小家伙正抓着蝙蝠向瓮里面塞，左手拿着盖子，看来瓮中那两只蝙蝠是难逃魔掌了。和他挨着的红衣服孩子也扑住一只，剩下的三个孩子跃跃欲试。

从这些婴戏图可以看出，古代儿童抓个蝙蝠、抓个蛤蟆什么的，这已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论起胆大会玩，他们可一点也不甘落后啊！

古代的儿童同样热爱体育运动，其中最流行的就是蹴鞠。蹴鞠的历史非常久远，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，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，唐宋时期女子蹴鞠活动盛行。到了宋代，开始出现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。蹴鞠的踢法在宋代分为“筑球”与“白打”两种形式，“筑球”设有球门，双方队员通过比赛对抗从而分出胜负的踢法。“白打”是一种不设球门的玩法，可以一人单独踢，也可以多人轮流踢，以踢出花样多取胜。这种玩法强调技巧性，偏重于表演，深受妇女和儿童的欢迎。与前代相比较，宋代的蹴鞠对抗性减弱而娱乐性有所增强。苏汉臣的《长春百子图》描绘春夏秋冬四时百童嬉戏情景，其中就有四个儿童围在一起玩“白打”的画面。

除了蹴鞠，古代儿童喜欢的体育

足球的花式踢法，宋代的孩子早就掌握了

活动还有击球，比如宋代佚名所作《蕉阴击球图》。画中的庭院应该是宋代一个贵族家庭，庭院中的桌椅，一看就是上好的红木家具，造型简洁，做工精细。画中有四个人物，庭院桌前的少妇正与身旁的女子专注地观看两人玩击球游戏。一小童手持木拍正欲坐地击球，另一老者则向他急急地喊话，图中四人的目光同时落于童子所欲击打的小小球体上。

他们玩的这种游戏叫做“捶丸”，来源于唐代的“步打球”。步打球是一种徒步持杖击球的游戏，是唐代出现的打马球的新玩法。步打球因其危险小、难度小，深受广大妇女和儿童的欢迎。元稹《六年春遣怀八首》：

“童稚痴狂撩乱走，绣球花仗满堂前”描写了儿童热热闹闹玩步打球的情景。我国古代的步打球大约在公元八世纪，东传到了日本。现存日本古都奈良正仓院的一条隋唐时期的花毡上，就织有一儿童在玩步打球的形象。击球的童子右手拿着一个弯月形球杖，正在弓身屈腿作击球状，在其左方绘有一球。整个图案生动地表现了唐代童子击球的场景。

到了宋朝，这种游戏的玩法有了变化，不再十几个人争抢一个小球，而是各人击打各人的球，取消了球门，改用球洞，球进洞得一分。竞赛形式变了，名称也随之改变了，叫“捶丸”。“捶”即击，“丸”即球。

捶丸运动的器具、球场、规则与

现代高尔夫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难怪不少学者称它为“中国高尔夫”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明宣宗行乐图》有一部分描绘了明代捶丸运动的场景。画中挥杆人为明宣宗，宣宗的球杆，一根根分门别类躺在特制的球台上，几名小太监一人捧着一根杆，等候主子换杆。类似明宣宗捶丸的古画有多幅，画中挥杆人有孩童、有妇女，显然当时人们不分男女贵贱都爱捶丸。

从历代古画中，我们能感受到古代儿童的花样玩法，确实是现在的孩子所不能想象的另一个世界。不过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玩法，上山放牛下水摸鱼，是80后一代人的回忆。玩游乐场，则是新生代的童年。说到底，每个人怀念的不是童年玩了什么，而是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呀！

文图来源：北京青年报